

## 卷 首 语

枭雄，历来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

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枭雄？所谓枭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强横而有野心的人物；智勇杰出的人物；魁首。习惯上，人们把那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或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都称为枭雄。枭雄豪杰成功与败亡的不平常经历，以及他们那些博大精深，高深莫测，圆滑老练的实用权术计谋，一直是许多人渴望了解和探索的奥秘！

本卷在多方挖掘史料，查阅大量正史野史的基础上，从全新的角度深层次揭示了中国历代枭雄登极为官、克敌、用人、驭人、谋战、修身、处世的权谋运作艺术。详尽地描述了他们成家成功的途径和特质，生动地再现了古今历史上十大巨枭大雄斗智斗勇的内幕和场面。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人物栩栩如生，读来扣人心弦，感叹不已，思之回味无穷，憾给人有益启迪。



# 第一章

## 倾国巨贾——吕不韦

战国时卫国阳翟巨商，多财善贾。情人赵姬，长袖善舞。二人在赵都邯郸遇见秦公子子楚为人质于赵，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倾巨资为其谋划秦国太子之位。吕不韦还将不知是否已怀身孕的赵姬双手奉上。子楚为秦庄襄王后，以不韦为相，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秦始皇未加冠以前，朝政皆由不韦把持，号称“仲父”。一代奸商的谋国之路，终因与专制皇权发生激烈的冲突，因嫪毐事得以终止，后为秦始皇（当时称秦王政）迫令自杀。可谓机关算尽，一世枭雄命赴黄泉。



## 1. 阳翟巨商

战国末年，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争城掠地的较量更趋激烈。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守进退的形势愈来愈对秦国有利。秦国军队兵锋所指，所向披靡，统一六国，只是个迟早的问题了。

连年征战固然造成整个社会的剧烈动荡，给各国民众带来极大的灾难；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战争本身以及为了战争的需要，各国相继变法革新，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战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空前兴盛，涌现出一个靠贩运经营而致富的商人阶层。

就在这种重商趋利的社会条件下，在韩国阳翟（今河南禹县）地方出了一位不同凡响的大商人吕不韦。

吕不韦的先祖本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人，后来举家迁居阳翟，遂定居于此。这阳翟，虽然不是通都大邑，地理位置却相当优越。它滨临淮水支流颖水，地势平坦，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向西可到秦国都城咸阳，东进可趋齐国都城临淄，北上则是魏国都城大梁和赵国都城邯郸。

吕不韦的父亲凭着商人的精明，看准了这是一个经商的好地方，于是变卖田产，毅然做起贩贱卖贵的营生。于是阳翟城里，人们常常看到一老一少早出晚归，有时多日不见，回来时肩扛担挑，全都是异国他乡的奇货特产。就这样父子二人辛苦经营，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渐渐地积累起千金家财，虽说算不得富甲天下，却也是阳翟一带远近有名的殷实人家。

眼看着吕氏家业兴旺，生意昌隆，吕不韦的父亲喜不自胜。他踌躇满志，终日盘算着怎样广进财源。他还常常对吕不韦讲述春秋时期陶朱公的故事，言语之间充满欣羡和向往。

吕不韦深受其父影响，他完全继承了乃父的精明、狡诈和贪得无厌，所不同的是他更富于冒险精神和赌徒心理，一旦看准一桩买卖，他会整日整夜地谋划，然后便义无反顾地去付诸实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哪怕花再大本钱也毫不犹豫。说来也怪，经吕不韦筹划的事情，十有八九都会成功，很少有过失算。渐渐地，父亲也对他刮目相看，遇到一些决定不了的事情，做老子的反而要向儿子讨教。

物换星移，时光如梭，吕不韦随着父亲跑遍了中原各国，咸阳、大梁、邯郸等通都大邑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不过吕不韦情有独钟的地方只有赵国都城邯郸。

在吕不韦眼里，邯郸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地方。当时邯郸城已有数十万人口，人文荟萃，百业兴旺，四方商贾云集，交通畅达，东可到齐都临淄，西可达三晋腹地，北去有幽燕，南下通大梁，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

吕不韦最崇拜邯郸大商人郭纵。这郭纵靠着冶铁和贩卖铁器，奇迹般地成为邯郸首富，令吕不韦钦羨不已。

邯郸城还有一大吸引人的特色，就是遍布歌楼舞馆、茶坊酒肆，再加上美丽多情的邯郸女子，对远客行商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每次到邯郸，吕不韦总是希望多呆一段时

间。他有时真想告别走东闯西的生涯，就在邯郸城里做个富佬算了。碰上赵国和别国打仗，或者秋雨连绵，河水泛滥，他们就不得不在邯郸呆上数月甚至半年。吕不韦此时就可称心如意，到城里各处尽情游冶狎笑，放浪形骸。

在邯郸的日子久了，结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红粉知己。吕不韦有的是钱财，对熟识的女子也乐得慷慨解囊，百般投其所好。一个偶然的机，吕不韦遇到一位美貌的邯郸歌女，一见钟情，干脆明媒正娶，朝夕相伴。不过在当时，吕不韦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名叫赵姬的女子，日后竟然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 2. 奇货可居

吕不韦娶了赵姬之后，着实神魂颠倒了一阵。那赵姬温柔多情，善解人意，更加上能歌善舞，貌若天仙。吕不韦如获至宝，恩爱有加，痛痛快快地享受了一段温柔乡的旖旎和温馨。

这种缠绵的时光持续了半年，吕不韦开始感到厌倦了。他本来就不是好色之徒，更不是多情种子。美女，只能暂时使他愉悦，却不能使他长期沉溺其中。商人的本性很快在他身上复苏，赚钱，才是他的天职；看着自家财富不断增殖，他的心里才会真正踏实。

怀着一丝淡淡的落寞，吕不韦信步走上邯郸城宽广的街市，浏览着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货摊，他的心头掠过一阵快慰，甚至亲切。他喜欢听那铁铺里传出的叮当之声，喜欢看那擦肩而过，川流不息的人群。他在心里暗暗慨叹，怪不得常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看这些忙忙碌碌的男女老少，为了求得衣食微利，就这么蝇营狗苟，乐此不疲。想想这样过一辈子，也实在有些可悲。他忽而联想到自己，蓦然一惊，他不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吗？这些年精打细算，四处奔忙，也就是比一般人多赚了一点钱，大不了财运亨通，将来混到郭纵那份上，又有多大意思呢？那么，干什么有意思呢？当国王大概有意思吧。他不止一次见到过赵王车驾出行的情景，怒马华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威风凛凛，那才叫不枉此生呢！论起财富，那更是谁也比不上国王，金银珠宝就不在话下，山川城邑包括人民，都归国王所有。吕不韦甚至生出几分妒意，他突然觉得，自己那千金家财简直少得可怜。

吕不韦正在胡思乱想，冷不防和一个人撞了个正着。那人“哎呀”叫了一声，吕不韦猛然吃了一惊，赶紧向那人赔不是，一边抬眼望去。这一看不要紧，心里又是一惊，暗暗称奇。只见此人生得五官端正，面如傅粉，唇若涂朱，浓眉下一双秀目略带幽愁，举止优雅，宛如玉树临风。尽管衣着与常人无异，却自透出一种非凡的雍容气概。

那人见吕不韦两眼盯着自己看，微微颌首一笑，扬长而去。

吕不韦这才回过神来，赶忙走到一个卖铁器的小摊前，问摆摊老人：“借问老伯，方才过去的人是谁？”

老人回答说：“想必你是刚来邯郸不久，他就是秦国王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

“噢，他怎么会在这里？”吕不韦好奇地问道。

老人说：“他现在是秦国的人质，日子很不好过。秦王根本不关心他的死活安危，屡次三番派兵来攻打赵国，赵王早就想杀掉他，亏得有人替他求情，这才侥幸保住性命。不

过活着也是受罪，从前还算是上宾，如今赵王震怒，将他软禁在丛台客馆，削减了日常用度，出入花费十分拮据，和穷光蛋没什么两样。”

老人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息。吕不韦听罢，心里一动，他那商人的敏锐告诉他：此人是一件奇货！说不定，多年来萦绕心头的梦想和抱负，就要借助此人来实现。

吕不韦顿时丢开了一切胡思乱想，精神大振。他匆匆回到家中，见到父亲劈头就问：“耕田播种能得几倍的利润？”

父亲大惑不解，儿子今天怎么啦？不过他还是作了回答：“这谁都知道，一分耕耘，十分收获，耕田之利顶多十倍。”

“那么像咱们这样贩卖珠宝玉器呢？”吕不韦仍然一脸神秘。

“这你应当比我清楚，珠宝之利至少百倍。”父亲耐着性子说道。

吕不韦脸上露出一丝得意，摇头晃脑地问：“那么，要是扶立一人为王，把江山社稷、国家大权掌握在手中，又能获利几倍呢？”

父亲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死死盯着吕不韦，他确信吕不韦说这话决不是信口开河，其中必有缘故。不用说，儿子一定又是有了什么打算。于是便认真地说：“那样的话，所获之利何止千万倍，简直无法估量。”

吕不韦这才把方才见到异人的情形以及自己的想法详细告诉了父亲。末了说道：“这件事花的本钱大，成功的把握也大。重要的是一旦成功，我们就可一步登天，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强似现在这样惨淡经营，东奔西忙。”

父亲听罢又惊又喜，喜的是儿子的计划确实细致周密，前景诱人；惊的是这样一桩空前绝后的大买卖，绝非儿戏。他郑重叮嘱道：“此事干系重大，若有闪失，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不说，甚至还会祸灭九族啊，千万要谨慎从事！”

吕不韦郑重地点点头。得到父亲的支持，吕不韦心里有底了，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尽快摸清这位秦王孙的全部底细。

功夫不负有心人，吕不韦很快打听到有关异人在赵国做人质的来龙去脉。

原来，秦昭王二十八年（前 279），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通过与赵国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的反复较量，秦王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于是不敢轻视赵国，与赵王订立盟约，并选派一名质子到赵国做人质。在决定人选的时候曾经费了一番斟酌。当时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均为诸姬妾所生，而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按理说这二十多位王孙都有被选作人质的可能。当时王孙异人的母亲夏姬因为得不到宠幸，郁郁寡欢，竟然一病不起，年轻时就离开人世。这样一来，赴赵国为质的命运就自然而然地落在异人头上。

这异人去赵国没几年，秦国就对赵国发动战争，似乎根本忘记了还有一位质子在赵国。赵国这边呢，一受到秦军进攻，自然就迁怒于秦国质子。在王翦大举伐赵时，赵王把一腔怨恨向异人发泄，下令将异人斩首。正在危急的时刻，幸亏平原君犯颜直谏说，异人在秦国并不受宠，杀了他对秦国不会有丝毫损害，而且落个不讲信义的名声，让天下人耻笑。秦国还可以此为借口，把日后讲和的路子也堵死了。异人这才死里逃生。尽管如此，赵王余怒未消，将异人迁到邯郸东北的丛台。为了监视异人的起居行止，还专门派大夫公孙乾作“陪住”。同时，削减了异人的各种日常开支和供应。异人此时呼天不灵，叫地不应，在悲观绝望中苦熬时日。

吕不韦掌握了这些情况后，马上意识到，异人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根本原因是他在秦国地位太低，要借他做文章，就必须抬高其身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得从秦国王太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身上找到突破口。对了，莫非是天意助我，华阳夫人不是没有儿子吗？异人不是没有母亲吗？对！就这么办！吕不韦差点笑出声来，他似乎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 3. 孤注一掷

吕不韦知道，要接近异人，首先必须通过“馆伴”公孙乾这一关。这公孙乾是赵王宠信的大臣，素以忠于职守闻名，尽管他面子上和异人客客气气，却时刻牢记着自己的职责，对异人进出交游监视得很严。吕不韦经商多年，深信金钱的威力，通过关系，在第一次见面之时，他就送给公孙乾黄金百镒。这一招果然奏效，公孙乾不仅对这位韩国商人的慷慨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很快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于是，吕不韦往丛台跑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天，两人在饮酒谈天，凑巧看到异人，吕不韦假装不认识，问公孙乾道：“此人是谁？”

公孙乾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一直未告诉吕不韦有关异人的情况，此刻见吕不韦问起，也就不再隐瞒，把异人的来历说了一遍。

吕不韦装出一副惊异的神色说：“早就听说有位秦国王孙在赵国做人质，不想今日在此目睹，也算是长了一回见识。”他接着话锋一转，恭维地说：“赵王将此重任委托于君，足见倚重之意……”

公孙乾假意客气一番，心里美滋滋的。

不久，公孙乾特意摆下一桌酒席，宴请吕不韦。吕不韦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机会，应邀而至。宾主落座之后，吕不韦看着满桌美味珍馐，用商量的口气对公孙乾说：“多谢君之盛情，今日理当开怀畅饮。不过，只有你我二人，未免过于冷清，何不将那秦王孙一起请来助兴？”

公孙乾说：“你不提起我倒忘了。”随即差人去请异人。不一会儿，异人来到，公孙乾介绍二人认识，然后对异人说：“这位吕先生素来豪爽，你今天不必拘谨，尽可开怀畅饮。”

于是三人重新落座，一边说着闲话，一边频频举卮。吕不韦心里有事，不时观察着异人的神色，寻找与他接近的机会。

说来也巧，喝到半酣时候，公孙乾起身入厕，吕不韦赶紧凑近异人，压低声音说：“秦王如今年纪老迈，安国君最宠爱的华阳夫人没有儿子，也就是说，殿下那二十几个兄弟谁都没有得到专宠。殿下何不趁此机会设法回到秦国，拜华阳夫人为母，做她的亲儿子，以后这王储之位就非你莫属。”

异人一听这话，悲从中来，两眼含着泪说道：“我哪敢存此非分之想，如今万念俱灰，别无他求，只要能回归故土就谢天谢地了。我如今就好比笼中之鸟，身不由己，心急如焚，一听到谁提起秦国，就伤心难受，只恨想不出脱身的办法！”

吕不韦不敢耽搁，干脆单刀直入地说：“敝人虽然够不上豪富，但为了替殿下分忧，

愿携带千金到秦国去说服太子和华阳夫人，接殿下回国，怎么样？”

异人像是见到了救星，两眼放射出热切的光芒，“假如如君所言，他日异人得以富贵，定与先生平分共享！”

正在这时，公孙乾从门外走进，他看到异人神色有些异样，心里犯疑，便问吕不韦：“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吕不韦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在向王孙打听秦国的玉石价格行情，谁知王孙离秦多年，详情并不知晓。”

公孙乾疑云顿消，他赶忙岔开话题，“来，今天咱们不谈别的，喝他个一醉方休。”说着给吕不韦斟个满卮，三人你来我往，直饮到天晚方才尽兴而散。

此后，吕不韦与异人见面就容易多了。有一次，乘别人不注意，吕不韦偷偷送给异人五百金，让他笼络买通身边的杂役人等，为以后行事打好基础。异人拿着这些钱，把上上下下那些公孙乾的手下人全都打点了一番。这些人以前嫌秦王孙寒酸，颇有侮慢之意，如今得了钱财，态度马上变了，侍奉得周到不说，王孙有事，他们还主动相帮，对王孙的监视也大为松懈。

吕不韦安顿好秦王孙，立即为咸阳之行做准备，这是他计划中最关键的一个步骤。临行前，他又拿出五百金，买了许多秦国罕有的珍奇古玩、玉器宝珠，带在身边。

一到咸阳，吕不韦顾不得旅途劳顿，就赶忙四处去打探消息，考虑着如何才能接近华阳夫人。很快便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原来这华阳夫人和当今秦王的母亲宣太后一样，都是楚国人，她还有个姐姐也在秦国。

吕不韦不敢贸然行事，先买通华阳夫人姐姐的家人，向其女主人传话说：“王孙异人在赵国做人质多年，无时不在思念太子和夫人，特意托韩国商人吕不韦给太子和夫人捎来孝敬之物，此外还有薄礼送给姨娘，略表寸心。”门人说毕，将一函金珠宝物献上。

华阳夫人的姐姐楚姬，平日仗着其妹得宠，养尊处优，此时一见珠宝，心中大悦，破例走出来与吕不韦相见。楚姬说：“王孙的美意谨领了，还劳尊客远道跋涉，愧不敢当。王孙在赵国这么多年，还没有忘记故国吗？”

吕不韦动情地说：“岂止不曾忘记，王孙在邯郸简直是度日如年啊，终日以泪洗面，思念着太子和夫人，他相信太子和夫人终究会救他回国的。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回到太子和夫人身边尽孝。他还常说他早年丧母，无亲无故，夫人就是他的惟一亲人了。”

楚姬被深深打动了，表情有些凄然，沉默良久，关切地问道：“王孙近来怎么样？”

吕不韦叹了一口气说：“因秦兵屡次伐赵，赵王几次要杀王孙，幸亏赵国的臣民极力保奏，替他说了不少好话，这才侥幸保住性命，不过处境更加险恶，思归的念头也更急迫。”

楚姬有些诧异地问道：“赵国臣民为什么要保奏秦王孙呢？”

吕不韦答道：“王孙贤孝无比，每遇秦王、太子和夫人寿诞，元旦朔望，四时八节，他必定沐浴焚香，清斋素食，对着西方祝祷，赵国人全都知道。况且这王孙还十分礼贤下士，轻财重义，广结诸侯宾客，信义著于四海。因此赵国臣民不忍看他无辜遭诛。”

吕不韦说着，又将价值五百金的金珠宝贝献上，说：“王孙不能亲自归侍太子、夫人，特意献上这些珍玩表达孝养之意，还望姨娘代为转达。”

楚姬不再问了，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她一面吩咐家人好生款待吕不韦，一面亲自

去见华阳夫人，把异人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又拿出那些珍奇古玩。

华阳夫人喜出望外，在心里一下子对王孙异人有了十分好感，她又请姐姐转达对吕不韦的感激之意。

楚姬回到府中，把去见华阳夫人的情形叙了一遍，吕不韦很高兴，这咸阳之行的第一步看来是旗开得胜。

几天之后，楚姬再度造访华阳夫人，这次她是受吕不韦之托，前来为异人作说客的。一见面，很快就进入正题，姐姐说：“我常听人说，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现在夫人奉太子安国君，尽管恩宠有加却没有子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诸子中选其最为贤孝者，收为自己的儿子，让他将来继承太子的地位。这样的话，夫君健在时不用说，就是夫君百年之后，嗣子为王，仍然可以母仪天下，威势不减。现在对你来说，不过就是说一句话，将来却受益无穷。如果等到年老色衰以后再要提什么要求，谁还会买你的账呢？依我看这王孙异人不但贤孝，而且乖巧，他自知不是长子，其母又失宠早亡，所以自愿依附夫人。在他来说，固然可以借此成为嫡子；而对夫人来说，无疑为长享富贵奠定了根基。”

华阳夫人听完，觉得很有道理，笑着对姐姐说：“此事容我再作计较，等一有机会我就去做太子的工作。话说到这一层，我长享富贵，总不会忘记姐姐吧。”说罢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这天夜里，华阳夫人整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与安国君对饮。酒过三巡，华阳夫人忽然掩面而泣。安国君吃了一惊，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华阳夫人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妾有幸在东宫侍奉太子，深受宠爱，可惜却没能生下儿子。真怕将来色衰爱弛，再无容身之地，那该多么凄苦，每念及此，就不由伤心落泪。”

安国君一听是这么回事，长出了一口气，笑道：“夫人何必多虑，你我长相厮守，有我在谁敢对你不恭！”

华阳夫人娇声说道：“眼下自然无虞，然而待到大王百年之后，殿下掌国，必然要立太子，到时候母以子贵，谁还会把贱妾放在眼里？”

安国君心里暗暗感慨：女人的心思就是细，他恍然明白了宠姬的意图，她不但要保住王后的位子，还想做太后。不过，细想想，她的忧虑也不是没有道理。想到这里，安国君反问一句：“那么依夫人之意呢？”

华阳夫人不再绕圈子了，索性把心里话全说个明白，贱妾想了多日，早想对殿下诉说，苦于没有机会。妾意欲在殿下诸子中选一位贤孝出众的收做儿子。据贱妾看来，王孙异人最合适。妾见过南来北往的客人，都对异人交口称赞，若得此子为嗣，妾身就有靠了。”

“王孙异人？”安国君感到奇怪，“他不是赵国做人质吗？夫人怎会想到选他？”

华阳夫人说：“殿下明鉴，妾早就听从赵国回来的人说，那异人既贤能又有孝心，在赵国人人皆知，起初妾还不大在意，可巧最近他又托人给殿下捎来不少珍奇古玩，说是表示一点孝亲之心，他还盼着能亲自孝敬殿下呢！这样的儿子上哪去找！”

安国君被说动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忍拂华阳夫人的意，“难得异人如此有心，那就依夫人便了。”

华阳夫人破涕为笑，不过她心里仍觉得不踏实，半喜半嗔地说：“只怕殿下今天高兴，答应了贱妾，等明日听了别人一番言语，又反悔了。岂不是让贱妾空欢喜一场！”

安国君说：“夫人倘不相信，愿刻符为据。”说着，取来一块玉符，刻上“适嗣异人”四个字，然后从中间一剖两半，他拿一半，另一半由华阳夫人收藏。

华阳夫人意犹未尽，又问：“妾不忍心让王孙在异国他乡受苦，应尽快接他回来才是。”

安国君说：“此事谅不难办，我明日奏明大王，迎异人回国就是。”

谁知事情并不像安国君想的那么简单，当时秦赵两国战争正紧，秦昭王一口回绝了太子的请求。

安国君不敢再争，只得闷闷不乐地回到东宫，华阳夫人一时也没了主意。

吕不韦得到消息后，马上想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就是秦昭王后的弟弟杨泉君，当时正得势。吕不韦设法拜见杨泉君，一见面就问：“君要大祸临头了，还意识不到吗？”

杨泉君大惊失色，赶忙向吕不韦讨教。

吕不韦说：“君的门下人人身居高位，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可是太子安国君的门下大多默默无闻，人微言轻。如今大王年岁已大，一旦山陵崩，太子就会继位。太子掌权，其门人必定会挟怨报复，君的败亡指日可待，可不是要大祸临头吗？”

杨泉君顿时慌了神，“依先生之见应该如何免祸呢？”

吕不韦说：“鄙人有一计，可保君久享富贵。你知道太子没有嫡子，华阳夫人为此很焦急。现有王孙异人以贤孝闻于诸侯，众望所归。不过他眼下正在邯郸做人质，处境很不妙。君如果通过王后向大王进言，将异人迎回秦国，做太子的嗣子，这样异人无国而变为有国，太子无子而变为有子。太子和异人当然得从心底感谢王后，永思报效。王后尊宠不衰，君不也就跟着永享富贵吗。”

杨泉君非常感激吕不韦的点拨，当天他就把这些话对王后说了，王后又对秦昭王说了许多王孙异人的好处。

秦昭王见王后发话，再不好驳回，只好说道：“就依王后之见，等赵国派人来讲和，我设法迎异人回国就是。”

安国君和吕不韦见走王后的路子都难以奏效，赶忙商量对策。安国君问吕不韦：“父王显然是推托之辞，先生有什么妙策？”

吕不韦说：“大王有他的难处，如今秦赵是正在交战的敌国，怎可能轻易放质子回国呢？小人拼得倾尽千金家业，去贿赂赵国权臣，无论如何也要尽快救异人回国。”

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都很高兴，当即拿出黄金三百镒交给吕不韦，请他转交异人，用作打通关节的使费。

王后又拿出二百镒黄金，请吕不韦转交王孙。华阳夫人为异人做了一箱新衣，另外赠吕不韦黄金百镒。还预拜吕不韦作异人的师傅，请他转告异人，不要心急，很快就可返归故里。

## 4. 忍痛割爱

吕不韦咸阳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计划要做的事情都办妥了。回到邯郸，他把此行的

经过对父亲叙说了一遍。

父亲很高兴，这些日子他总是提心吊胆，牵肠挂肚，生怕儿子遇到麻烦，看来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第二天，吕不韦备了一份厚礼送给公孙乾，然后去见异人，把王后、华阳夫人和安国君所说的话转告了他。又将五百镒黄金和衣物呈上。异人喜不自胜，充满感激地说：“衣服我且留下，黄金就由先生拿去，以后凡有需要花钱打点的地方，全听先生安排。”

吕不韦开始积极为异人出逃做准备。按他的计划，少则几个月，多则半年便可使异人离开赵国，可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一拖就是几年，而且其间又发生了一件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事变。

大约就在吕不韦自咸阳归来不久，他那位如花似玉的赵姬怀孕了，吕不韦很高兴，这么多年奔波，年纪老大不小的了，也该有个儿子来传承香火了。于是他对赵姬更加温存体贴，盼着孩子快快降生。

不久，吕不韦在家里宴请王孙异人和公孙乾，酒席办得十分丰盛，三人又说又笑，觥筹交错，酒至半酣，异人忽然提出：“久闻先生新纳一位美貌且善歌舞的姬妾，可否请出来同饮几卮。”

吕不韦略为迟疑了一下，笑着说：“既然王孙赏脸，就让她为二位敬酒助兴，请勿见笑。”说着差人唤赵姬出来见客。

就见珠帘开处，走出一位袅袅婷婷的女子，公孙乾和异人看得呆住了，只见她乌云高耸，蛾眉淡扫，明眸皓齿，光彩照人。她轻移莲步来到席前，对着异人和公孙乾叩了两个头。

二人这才如梦方醒，忙不迭地作揖还礼。

吕不韦又令赵姬手捧金卮敬酒。赵姬便一阵风似地款款飘到异人和公孙乾面前。异人完全被迷住了，忘记了饮酒，眼前只有赵姬的倩影在晃动。

赵姬敬过酒，更施展出拿手本领，为来宾跳舞助兴。只见她缓移金莲，轻舒广袖，就在酒席前的毡毯上翩然起舞，大垂手，小垂手，忽而疾如流星，忽而缓如浮云，看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袖带过处，暗香浮动，罗袜生尘。公孙乾和异人不住啧啧赞叹，神魂颠倒，如痴如醉。

赵姬走后，这里宾主接着再饮。直喝得天昏地暗，公孙乾终于不胜酒力，趴在座上呼呼睡去。

异人呢，心里还在想着赵姬，借着八分醉意。涎着脸皮对吕不韦请求道：“异人多年孤身在赵国为质，寂寞难熬，今日见此绝色女子，心向往之，难以自己，故斗胆乞先生以此姬赐我。”

吕不韦的脸色刷地变了，他真想当下就狠狠教训这秦王孙一顿。为了他，他吕不韦不惜倾家荡产，东奔西走。别的什么都可以给，唯独这姬妾却不是随便可以送人的。可是，吕不韦终究没有发作。他转眼一想，我破家奔走的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日后异人登上王位，我好攀龙附凤，一步登天吗！此时如果唐突行事，很可能使异人无地自容，以至怨恨于我，那样可就前功尽弃了。再说，女人有的是，我就成全了这秦王孙吧。谁叫我摊上这奇货呢！说不定这是一件好事，赵姬已有孕在身，假如苍天佑我，我那未来的儿子还有王者之分呢。

吕不韦这样一想，怒容马上换成了笑容，平静地说：“不才为殿下谋划归国之事，千金家产尚且不顾，现在何在乎一介女子呢？不过，此女年幼害羞，我恐她执意不从，反而拂了殿下的好意。不如容我下去问问她，用好言相劝，能为殿下铺床拂席，是她的福气。”

异人听了十分欢喜，一再向吕不韦表示感谢。这时，公孙乾已经醒来，二人便一齐告辞返回丛台。

当晚，吕不韦郑重地对赵姬说：“秦王孙非常喜欢你，今天的情形你大约也看得出来。他央我将你赐他为妻，你意下如何？”

赵姬语气坚决地说：“妾早已是君的人了，如今已有孕在身，君怎忍心将妾抛弃，转赠他人此事万万不可。”

吕不韦压低声音说：“你当我忍心与你分开吗？可是如今我为了这秦王孙的事，已经倾尽家财，好比是骑虎难下。拒绝他就会功亏一篑。另外我想，你一辈子跟着我，到头来也不过是个商人妇，不会有多大出息。假如跟了秦王孙，将来就是王后。还有我们那未出世的孩子，若有幸是个男身，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看在夫妻一场，你就答应我吧。”

赵姬不再坚持，柔声说道：“君所谋的是不同凡响的大事，妾怎敢不从？然而念及夫妻恩爱，实在不忍割舍。”说着泪如雨下。

吕不韦抚摩着赵姬安慰道：“来日方长，等日后得了天下，我与你仍然做夫妻，决不相负。”

第二天，吕不韦匆匆赶到丛台，公孙乾说：“我正想与异人登门道谢，怎又劳动大驾！”

吕不韦强颜欢笑，冲着异人说：“殿下昨日所言之事，经我与小妾再三劝说，她已允诺，蒙殿下不弃，今日即可送来侍奉殿下。”

异人扑通一声跪拜于地，喜出望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公孙乾此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并未感到奇怪，从他的职守来说，异人在赵国娶妻生子并不是坏事。他也早从异人的举止看出了端倪。此时他乐得凑趣，主动提出由他来当冰人，一面赶忙吩咐手下人张罗娶亲。

异人得了赵姬，欣喜万分，终日温香软玉，恩爱异常，不久，赵姬告诉异人她怀孕了。异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其中的奥秘，美滋滋地等着孩子的降生。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 259）正月初一，赵姬产下一子。这孩子长相十分奇伟，啼声响亮，异人相信“应运之主，必有异征”的古训，认为此子骨相非凡，又生于正月，日后必有一番作为，于是取名政，并随赵姬姓赵。这位赵政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秦始皇。

吕不韦也早就得到孩子出生的消息，高兴之余，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就像一个野心勃勃的赌徒，将全部家当都押上了，而且眼看就胜券在握，这是最刺激的时刻。

## 5. 苦尽甘来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又是几年，小赵政三岁了。

秦昭王五十年（前 257），秦国大将王齕带兵围困邯郸，日夜攻城，城中人心惶惶，一夕十惊。赵王一气之下，又要杀掉异人。

吕不韦觉得事不宜迟，此时不设法让异人逃走，他就彻底破产了。于是，他拿出家中全部积蓄，凑成六百万金，用三百金贿赂邯郸城南门守门将士，谎称举家从阳翟来到邯郸做生意，不巧正逢秦军围困，思乡心切，打算出南门回阳翟去。守将得了好处，一口应承下来。

吕不韦再拿百万金送给公孙乾，说了自己欲回阳翟老家的打算，为了不引起猜疑，还央求公孙乾去向南门守将通融。公孙乾当然满口答应，并且是一说就成。

吕不韦又找个借口，将赵姬母子秘密接到赵姬母家，说好以后伺机接回秦国。

一切准备就绪后，吕不韦特意来向公孙乾告别，并宴请公孙乾和其手下。这些人不知是计，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到了半夜时分，吕不韦让异人换了装束，混在仆人中间，大模大样出了邯郸南门。

一出城，他们并未朝阳翟方向去，而是绕了一个大弯，朝着城西秦军大营疾行。天明时分，他们遇到秦军前哨，吕不韦指着异人说：“这是在赵国做人质的秦王孙，你们快带他去见主帅。”

王齮闻报，赶紧将一行人迎入大帐，取衣冠与异人换了，当下设宴款待。饭后，对异人说：“大王亲来督战，行宫距此不过十里，你可先去见过大王。”

秦昭王见到异人，早忘了以前的不快，问长问短，喜上心头。考虑到前方战事正酣，他派人护送异人一行返回咸阳。

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听说异人回来了，真是喜从天降，马上传令在中殿候见。尤其是华阳夫人，既兴奋又紧张，不断在脑子里想象着异人的模样。

一见面，华阳夫人先愣住了，但见异人头戴南冠，足穿豹皮靴，短袍束带，俨然一副楚人打扮。华阳夫人惊异地问：“吾儿久居邯郸，为何却是楚人装束？”

异人说：“不肖男日夜思念慈母，知母是楚人，特制楚服，以表示对母亲的忆念。”他当然不会说，这些都是吕不韦的主意。

华阳夫人动情地说：“你就是我的亲儿子！”

安国君也插话说：“吾儿可改名子楚。”接着又问了子楚出逃的细节。

子楚便将吕不韦破家相救的经过，原原本本叙述了一遍。

安国君听后感慨不已，马上召见吕不韦，用感激的口气说：“要不是先生，差点就见不到我这贤孝的儿子。我先赐你良田二百顷，宅第一所，黄金五十镒，权作安家之用。等父王归来，再重重封赏。”

从此，子楚就在华阳夫人宫中住下，吕不韦也在咸阳安身立命。不久，秦昭王兵败归国，太子安国君率王孙子楚到郊外远迎，顺便为吕不韦说了不少好话。昭王封吕不韦为客卿，食邑千户。以此为契机，大商人吕不韦开始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生涯。

公元前 251 年，秦昭王病死，太子安国君继立为王，是为孝文王。孝文王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

秦国既立新王，赵国为表示和解，特意将赵姬母子送回秦国。

孝文王是个短命的国王，按照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是即位一年即驾崩。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就在昭王葬礼期间，孝文王设宴款待群臣，席散后，回到宫里就不行了。秦国朝野都觉得此事大有蹊跷，怀疑的焦点自然就集中到吕不韦身上。以吕不韦的为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完全可以用金钱买通孝文

王的近侍，在酒中下毒置孝文王于死地。可是大家怀疑归怀疑，却无人敢出头。一来没有真凭实据，二来惧怕吕不韦的威势，谁都知道吕不韦和太子子楚的不寻常关系，搞得不好反而引火烧身。

就在秦国上下狐疑不定的时候，吕不韦已经与几位大臣拥立子楚为王，这就是秦庄襄王。赵姬自然而然立为王后。儿子赵政为太子，改“赵”姓为“嬴”姓。至于华阳夫人，没当几天王后就成了太后，被尊为“华阳太后”。庄襄王又想起其生母夏姬，追尊为夏太后。

庄襄王掌国，最大的受惠者还要算是吕不韦。秦王没有忘记当初对吕不韦许下的诺言，对吕不韦言听计从，尊宠有加。不久，相国蔡泽知趣地辞去相位，吕不韦便堂而皇之地当上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当初倾尽家财买下的奇货，终于为他换回无法估量的利益。

吕不韦当丞相后，确实尽心尽力。在他的策划下，秦国不断向东方六国发动战争，领土急剧扩张，实际上揭开了秦统一六国，结束七雄割据局面的序幕。

吕不韦上任伊始，就发起攻灭东周的战争。原来，东周君王听说秦国连遭国丧，人心不稳，以为有机可乘，就派人游说诸国，联合讨秦。吕不韦得到消息，就对庄襄王说：“西周早已灭亡，而东周还一直苟延残喘，自以为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后代，以天下宗主自居，不时挑起事端，不如派兵灭掉，以绝后患。”

庄襄王当即拜吕不韦为大将，率兵十万讨伐东周。结果不费吹灰之力便生擒东周君，占领巩城等七邑，最终灭掉东周，时间是公元前 249 年。

公元前 246 年，当了三年国王的庄襄王忽染重病，吃了御医开的药，毫不见效，眼看着病情一天天加重。

吕不韦得到消息，急忙赶到宫里探视。见到庄襄王时，吕不韦吃了一惊，病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看来随时都有晏驾的可能。

吕不韦站在庄襄王榻前，看着秦王那奄奄一息的样子，忽然想起了许多往事，他清晰地记得与异人邂逅的每一个细节，他心里涌起一种哀怜的感觉。蓦然，他一下子想到赵姬，不，现在应该是庄襄后，还有他的儿子赵政。如果不是眼前这位庄襄王，他吕不韦应该有一个多么美满的家庭啊，娇妻令子，家富余财，唉，莫非鬼使神差，命运把他这个阳翟商人推到今天这个地步，得到的东西早已不足为奇，而失去的在他看来，此时特别令他惋惜和向往。正是眼前这位庄襄王夺去了他最心爱的东西，他应该憎恨他才对。吕不韦内心那一丝怜悯很快烟消云散，他盼着庄襄王早死。

庄襄王不久就驾崩了，据身边近侍和御医所见，丞相吕不韦又来看过一次，还关心地带来一些上等药材，这些药服后，病势不但未能减轻，反而加重。至于究竟是不是吕不韦有意谋害，史籍无考，只有天知道。这还不算，就在庄襄王弥留之际，宫中又传出闲言，说丞相和王后关系暧昧，来往频繁。幸好庄襄王此时已无知觉，否则他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

## 6. 翻云覆雨

庄襄王死后，太子嬴政即位，时年十三岁，尊庄襄王后为太后，封其母弟成峤为长安

君，军国大事全都由丞相吕不韦决定。

吕不韦此时好不神气，在他心目中，现在的秦国已与嬴氏无关，全都属于他吕家的天下，不是吗，他的儿子做国王，以前的姬妾如今是太后，他自己呢，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是一手遮天，政由己出。

特别令吕不韦欣慰的是，太后果然没有忘记昔日的旧情，还在一往情深地想着他。两人自从庄襄王病重时起，就过从甚密，到如今更是肆无忌惮。幽会的次数越来越多。朝臣听到风声，也都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

太后对吕不韦既钦佩又爱怜，她钦佩吕不韦的机敏和老谋深算，她是吕不韦所有谋划的知情者和见证人。作为女人，她对吕不韦处心积虑所追求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她更看重的是感情上的满足。她对目前的状况也感到心满意足，儿子前途远大，她又能与意中人时时相会，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她多么希望这种日子能够天长地久，永不改变啊。

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庄襄太后就经常有意在年幼的秦王嬴政面前称道吕不韦的好处。小嬴政少不更事，哪里懂得这其中的奥妙，他也乐得把什么事都推给吕不韦，自己轻轻松松、悠闲自在地做他的秦王。

不久，为讨母后的欢心，秦王又加封吕不韦“仲父”称号，其含义不言而喻，一层是表明，吕不韦辅佐幼主，尽心尽力犹如父辈，另一层当然寄托着太后那秘而不宣的恋夫情结。

吕不韦的权势和宠荣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家业也日见庞大，光家里的家童就有一万多人。有一年，吕不韦父亲去世，大操大办，极尽奢华之能事。朝中文武、四方诸侯宾客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车马如潮，把咸阳街道都堵塞住了。其场面之大，礼仪之隆，超过了秦国诸王的葬礼。

秦王政四年十月，一场罕见的蝗灾袭击了秦国，只见大群蝗虫自东方飞来，遮天蔽日，使得秦国的庄稼颗粒无收，粮价飞涨。吕不韦眼见官仓粮食渐少，深感忧虑。他想，目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民间收购粮食，但那样又得花费多少库银呢？忽然一个主意闪过，使他想起自己当初在邯郸经商时的情节，他太了解商人了，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金钱对他们的诱惑，远不如官爵的吸引力大。再说官爵又不摊什么本钱，要多少有多少。

吕不韦很为自己的想法得意，与手下幕客密议之后，颁布了一道法令：百姓人等无论贫富，纳粮千石即可晋爵一级，多纳不限，依次升迁。原来自商鞅变法时，就规定了自公士到彻侯共二十级爵位。吕不韦此令一出，富商大户，纷纷以粮买官，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后世卖官鬻爵，始作俑者就是吕不韦。

吕不韦还有一件心病，就是当时养士成风，以养士而闻名天下的是齐国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和赵国的平原君，这四公子各养有食客数千人，门人中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雄辩，有的机敏，有的豪侠仗义，有的才高八斗。四公子靠着这些人与国君分庭抗礼，参与各国政治、军事事务，令人刮目相看。可是秦国尽管强大，却没有这样重贤养士的人。这简直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实在是一种耻辱。不过，这豢养食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秦国，也就是他吕不韦有这个实力。

于是，吕不韦便张榜招贤，四处罗致奇才异能之士，时间不长，门下就聚集食客三千人。

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删定，按照十二纪、八览、六论整理成二十余万言的一部书，取名叫《吕氏春秋》。为了慎重起见，成书后，吕不韦又让门人修改了几遍，直到确实感到满意为止。

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对十二纪的论述也可见其一斑：“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不可无所遁矣。”

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誉抄整齐，悬挂在咸阳闹市，悬赏千金，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

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惧怕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今天看来，《吕氏春秋》容纳了先秦各家的学说，名义上是兼采百家之长，实际上并未把各家学说融会贯通，然后通过总结和提炼，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体系，而是东抽一点西摘一点，把各家相互矛盾的学说，拼凑在一起，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正因为如此，后代将它当作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毕竟作于战国时期，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尽管在秦都咸阳的闹市上红极一时，可是秦国的一些文武大臣却颇不以为然，将军樊於期就不止一次私下讥讽吕不韦沐猴而冠，纯粹是为了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有的大臣虽未明说，却都有同感。

消息很快传到吕不韦耳朵里，他恨得咬牙切齿，暗暗发誓要给樊於期一点颜色看看。

秦王政五年，赵将庞煖联合韩、魏、楚、燕诸国兵马十几万人，共推楚公子春申君黄歇为上将，讨伐秦国。尽管很快被秦军打退，可是吕不韦却余恨不消，以此为借口，派大将蒙骜和张唐督兵五万伐赵。

吕不韦此举有几个用意，一来他刚刚扬了文名，还要夸示武功。二来借机排斥异己，报复樊於期等人。

果然，蒙骜大军出发三日后，吕不韦又令长安君成峤同樊於期率兵五万前去接应。门人不知道吕不韦的用心，提醒道：“长安君年纪太轻，恐怕不能担当大将之任。”

吕不韦不置可否地一笑说：“我自有安排。”